

上

新桃源梦

潘强恩 著
丁元昌

漓江出版社

新桃源梦

潘强恩 著
丁元昌

漓江出版社

新桃源梦(上)

丁元昌
潘强恩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5 字数 270,000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5407-1727-0/I · 1104

定价:1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潘强恩

1944年生，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深圳市万丰经济发展公司、万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出版了理论专著《公有制初论》，长篇小说《浴血青山》、《壁垒森严》、《侠胆柔情》，散文小说集《无心插柳》。



丁元昌

上海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长篇小说《华裕秘闻》、《钱迷》、《红黑杀手》、《情人》等。



作 者 简 介

· 社会是永远向前发展的

人类幸福是最终目的

目 录

引 子	往事如烟.....	(1)
第一章	丰乡巨变.....	(25)
第二章	坚如磐石.....	(41)
第三章	风水宝地.....	(55)
第四章	识破圈套.....	(70)
第五章	奸商嘴脸.....	(82)
第六章	芳心失意.....	(98)
第七章	彻夜难眠.....	(113)
第八章	针锋相对.....	(129)
第九章	紧锣密鼓.....	(145)
第十章	孜孜不倦.....	(160)
第十一章	以柔克刚.....	(173)
第十二章	煽风点火.....	(198)
第十三章	穷追不舍.....	(212)
第十四章	芸芸众生.....	(230)

第十五章	无地自容.....	(254)
第十六章	浪子回头.....	(277)
第十七章	聚八方财.....	(293)
第十八章	青云直上.....	(313)
第十九章	死缠硬磨.....	(324)
第二十章	稳如泰山.....	(334)
第二十一章	壁垒分明.....	(344)
第二十二章	步步逼近.....	(364)
第二十三章	来生难料.....	(376)
第二十四章	一锤定音.....	(401)
第二十五章	独树一帜.....	(417)

引 子 往事如烟

1

那时新丰村真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啊。

不说别人，单说支部书记姬振盛。虽说他的工分值是全大队最高的，但他从未富裕过。因为他的母亲多病，女儿张着嘴等吃饭。老婆张丽芳虽然理起穷家当有里有外，村里人说她“茼蒿里能理出大芥菜来”，但还是丢不掉“老趔支户”的帽子。

有一次公社项书记来检查工作，大队连招待项书记的一点钱也没有，姬振盛则请项书记到自己家“有什么吃什么”。项书记见他家桌上一碗碗清汤似的粥，扭头便走，板着脸来到大队部旁的一家小酒店，自掏腰包要了炒菜和酒吃喝了一顿。姬振盛红着脸在酒店外等着项书记饭饱酒足以后，再送他到村口道别，转身又下地劳动了，一心想从硬邦邦的地里锄出几元钱来。

姬振盛回到家里时，油灯闪亮，心里墨黑。老婆见老公脸上布满乌云，坐在灶前忙低头用火钳夹了一大把柴草塞进灶门，装着没看见他。姬振盛心里明白老婆怕惹他生气。

可他的怒火还是被一闪一闪的灶火点着了。他怒吼一声：“你在大炼钢铁？不会节省用柴吗？”

这时，姬大妈从里屋走出来，双手一拍，指着姬振盛说：“阿盛，阿芳多烧一点柴就像剜你的肉似的。你在外面受够了气，也不该回家把别人当出气筒呀！”

姬振盛朝阿妈瞥了一眼，无话可说，叹了一口气。不一会，饭烧好了，桌上只有一碗腌咸菜。姬振盛的筷子无处伸，就低着头啪啪地就着白饭往嘴里扒。

姬振盛背了很沉重的思想包袱。近十年来，他们新丰大队年年缺粮，而且越缺越多。他真愧对全村乡亲父老，怨自己没有本事。每次他到公社开会，在别的大队干部和公社领导干部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好像他犯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同他比较知己的一些公社干部都替他着急，常常忍不住要替他叹息：

“阿盛啊，到哪年你们新丰才能出头呢？”

“啊呀，你这个支部书记真不好当，我看你也不懒，人也聪明，为啥老是缺得那么多呢？”

姬振盛听了，总是默不作声。别人也无话可说了，因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一言难尽。

姬振盛当然知道这个支书不好当。亏了粮，要想能借到粮也不容易。每年分配，各大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也不特殊；若要向公社借，项书记会说：“我又不开粮库，各大队

都困难，总不能全借给你们新丰呀！”这句话，姬振盛听了不知多少遍了。但是，他总是体谅公社领导，公社有公社的难处。公社已经对新丰大队够照顾了。有时公社领导的态度不好，其实也有替他烦恼的情绪在里面。现在全公社、全县的粮食都没有过关，无法满足新丰大队的要求啊。项书记对他说：“缺粮的不是你们一个大队，而是一大批呢，如果光是你们新丰一个，倒好办了。”公社书记没有骗他。姬振盛知道，周围的几个大队情况也很不妙。于是，他心底不由得问：“为什么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没有人去努力解决呢？”想了半天，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只好长叹一口气：“唉——”

这一声长叹，刚好被项书记听见了。

项书记不冷不热地说：“你叹什么气呢？你们穷村的帽子要戴一辈子喽！”

“穷，都解放二十多年了，还是那么穷！”姬振盛常常愤愤地想，“穷是富人嘲笑穷人、地主嘲笑农民的专用词，共产党的干部能这样对待生产落后的人吗？你们只知道我们粮食不够吃，却不知道我们新丰人付出了多少血汗！”可是，时间一长，他这种气愤也消失了。姬振盛不得不认输，言必称穷。

姬振盛越来越沉默了，神情也越来越呆滞。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走路。他从来不叫苦，但看看他的样子，没有一个领导不清楚，他心里想的只有粮食。

有几次他去公社开会，会散了，他还是不愿离开会场，往项书记的面前一坐。不用他开金口，项书记准知道他又要

讲新丰人缺粮了。项书记好像透过姬振盛身上一层薄薄的衣衫，看见了他的五脏六腑，还听见他肚中饥肠辘辘的声响。

姬振盛虽然听到项书记的无奈的叹息声，感受到这种无言的同情，但他总觉得项书记也在想着他心里想的事情。如果这时候他说一句“再借一些粮给我们新丰”的话，他总是发觉项书记早就准备好尽量使他满意的答复。他又是感动，又是惭愧。同时，他更增强了信心。即使是饿得头昏目眩，他还是带领社员下田劳动，毫无怨言，仍旧是响当当的领头羊，硬邦邦的劳动力。这使同情他的人十分心痛，但还是有些刻薄的人在说风凉话：“他不下地，新丰人还不都去喝珠江水了？”

他从来不理睬那些刻薄人的风凉话。他做梦也想使自己突然间生出三头六臂来，让新丰人过上好日子。他深知阿爸阿妈生就他一副好身体，就是为了要他多打粮食的，却不料竟被“穷”字捆住了手脚，他觉得自己真窝囊！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跑到田木根的家里，关上门，急切而又小声地问：“田叔，我们把新丰的情况向省委反映一下？”

田木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瞪了他一眼，摇摇头说：“你不怕掉脑袋？”

“这是事实啊！你不是全看到了吗？”

“我知道这是事实，”田木根瞪着双眼生气地说，“可是，你要听听上面唱的调。上面天天在讲社会主义是天堂，天堂里会缺粮吗？”

姬振盛感到田叔的话有千钧重，忙说：“好吧，我们不惹这个祸。”说着便起身。

田木根一把按住他的肩，让他坐下。姬振盛忽然觉得手背上掉下一颗热乎乎的泪珠。

“我们再熬一熬吧……”田叔悲怆地说。

“四人帮”粉碎了，姬振盛绷紧的脸上出现过短暂的笑容。但“咕咕”叫的空肚子很快就把脸上的笑纹抹去了。他们新丰人还是被一个“穷”字紧紧地箍住。

1976年冬季分配过去了，一切如旧，政策不动。新丰人依旧和穷困作伴。唉，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穷”字呢？

197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外逃风席卷广袤的广东省大地。深圳地区一带的农村，青壮年几乎都跑光了。土地荒芜，人心涣散。蛇口海面，时有浮尸。深圳边防线上，军警如林，狼犬遍地，处处设防，堵截外流入潮。外逃者一车接一车地被抓，被送入收容所。各地区各单位的收容车，又一辆接一辆开来，把收容所的人一批批遣返回原单位。外逃的人中幸运者不多，一些冒失鬼竟葬身在深圳湾里，喂了鲨鱼。

难道这片热土真的不可留恋吗？姬振盛的心情相当复杂，十分沉重。那一阵他的话语特别少。

老婆张丽芳也不安分了，一次又一次同他闹，甩水瓢，拍桌子，要他辞去支书的职务，到香港去谋生。为此夫妻俩不知争吵了多少回。老婆在香港的亲人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如果姬振盛到了香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一定比在新丰混得好。这是明摆着的。有一次，他的岳丈回新丰探亲，特意同姬振盛商议赴港事宜。岳丈十分有把握地说：“你到

了香港以后，帮我打理生意，每月工资五千元港币。”姬振盛果决地摇摇头。岳丈又许愿：“如果你自立门户，我也可以帮助你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姬振盛还是摇头。老婆摸不透他是啥心思，岳丈更感到莫名其妙了。这样优厚的条件也打动不了你的心！你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每月的报酬才四十五元人民币。虽说这四十五元对新丰的强劳力来说，已属于高工资了，可这份工资在香港只能抵一个工人一天的入息。姬振盛，你究竟图的是什么呢？

姬振盛这一阵忧心忡忡，几年来村里不少人逃往香港，今年更多，上面一再抓这件“政治边防”的大事。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上，他多次挨批评。这天，他又奉命去公社开会，项书记声嘶力竭地号召各生产大队牢牢守住大门，坚决杜绝逃港事件。姬振盛心里在骂：你们老是哇哇喊，能拿出一个像样的办法吗？

回家时，已是傍晚时分。进村后一见阿叔阿伯阿公阿婆们的神情，他的心就有些紧了。往常乡亲们端着饭碗坐在街巷两排石头上吃饭，看见他回家，总是热情地往家里让。可今天却反常，一个个看见姬振盛，再也不眉开眼笑说家常话，反而都如释重负地说：

“总算回来了，快回家吧！”

“快回去啊！”

于是，他一眼看到，他家门口站着许多人。一看见他，有人立即跑着进了家门，显然是去报信。姬振盛的脸刷地白下来，把自行车往墙跟一靠。一进家门，听见阿妈在里屋像老牛吼一样哭喊：

“阿芳啊阿芳，你不是人，你们小两口不是盲婚哑嫁的，都谈了两年对象才结婚，我家的情况你姓张的也很清楚。嫁狗随狗，嫁鸡随鸡嘛，为什么你要半途生离了呢？”

“阿芳啊，你不能这么绝情，丢下妙妙不管，一个人逃港享清福哇！”

姬大妈哭，女儿妙妙哭，哭声像刀子扎在姬振盛的心里。

姬振盛没有哭，他已经不会哭，只会发呆了。他呆呆地站在阿妈跟前。他希望阿妈讲的不是事实，希望阿芳还在屋里纳鞋底。可是，他的目光寻遍小屋还是不见阿芳的影子。女儿妙妙还在失声痛哭。姬振盛伸出颤抖的双手摸着女儿的脸，好像说：“妙妙，别哭别哭，阿妈会回来的。”

一阵山洪般的哭声过后，从屋外拥进一群人，是本族的长辈，还有同辈人。他们纷纷劝说姬大妈想开点。姬大妈反而变本加厉，又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拿眼睛瞄自己的仔。看着阿妈可怜巴巴，泪涟涟地望着自己，姬振盛忽然觉得阿妈老多了。

“别哭了，阿妈，”姬振盛沉重地说，“只怪我们新丰穷，留不住她；只怪仔无本事！”

老婆的外逃，在河田公社简直是一个特大新闻。支部书记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守住政治边防，唱高调，却守不住自己的老婆。邻乡本村的群众议论纷纷，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在他背后指手画脚，长吁短叹，评头论足。支部大会上党员纷纷指责，公社大会上项书记严厉点名批评。项书记再一次找他，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老婆赶快回来。

姬振盛硬着头皮赶到邮电局打了好几次电话，劝老婆张丽芳迷途知返，回头是岸，从资本主义的臭香港，重新回到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新丰大队来。老婆张丽芳一改往日那副温柔驯服的样子，讲话也变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把姬振盛臭骂了一顿，那口气不比项书记骂他时差。老婆骂他是打肿脸充胖子，是个官迷，是条绵羊，是个大傻瓜，骂他没有出息，骂他无情无义，骂他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姬振盛气得不等她讲完就挂断了电话。

于是，姬振盛在党支部大会上接二连三地检讨。这也无济于事。后来，听说上级要撤消他支部书记的职务。姬振盛受了委屈，心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在一次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他面对镇党委书记项子斌和全体党员诚恳地检讨说：“我竟然阻止不了自己的老婆逃港，我还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建立政治边防，还有什么资格领导全大队反对外逃？我实在无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我愿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对于我的党员称号，如果全体党员都不能原谅我，我也愿意退党。我绝对没有意见！但是我退党以后绝不会到香港谋生，而是和大家一起，竭尽全力，把我们新丰大队建设好！”

上级党委和党支部也没有立即对他作出任何处理。这个问题，对公社党委来说，确实很棘手。只好把它拖着。说实在的，新丰大队能挑大梁的人并不多，即使撤掉了姬振盛支部书记的职务，一时也难以找出一个合适的人当支部书记。虽然项书记很喜欢副支书张秋道，但是把他提拔起来当正支书，新丰村党员大多持反对意见。他已摸过底。

连续几天，姬振盛总是怕碰见人。每天天刚亮，他就赶着下地干农活，天快断黑才赶着回家。有时他就蹲在大石头上，品味着天色。他总觉得云雾是那么重，天板活像个大锅盖，闷得他透不出气来。每天夜里，他一睡下就梦见张丽芳跑到他面前哭叫，要他赶快去香港；忽又梦见自己在支委会上痛哭流涕，沉痛检讨；忽又梦见阿妈在骂老婆张丽芳忘恩负义……有时他惊叫着醒来，摸着湿淋淋的布满冷汗的身子，再也睡不着。夜里睡不着，三顿饭如同咽辣椒那样。姬大妈见自己的仔眼窝凹到后脑勺去了，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整天没一句话，急得暗地叫苦不迭。

晚间姬振盛常常独自伴着一盏昏黄的孤灯，有时连灯也不开，暗夜静坐，倒不是为了节省，而是开不开都无所谓，反正老婆也不在家，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忙碌一场，与谁共享快乐呢？人生苦短，这生命的黄昏却延得很长。这暗夜本身就像生命黄暗的本质。只有女儿妙妙是他的明灯。妙妙像所有的子女一样，她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散发出声与热的光源，这光源形成一个保护层，将寂寞孤独忧郁统统隔离在外。妙妙又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光华四溢的夜明珠，其光与热在夜间闪烁得更加旺盛，更加耀眼。

姬振盛如今特别喜欢夜晚。晚上是他一天中最值得珍惜的黄金时间。躺在床上，舒展四肢，真如同躺在皇帝的龙床上那么舒坦，全身满溢着安宁与满足。一天的劳顿全都被扇子扇走啦！白天的郁郁不乐的死水终于复苏，变成一条喧

哗的小溪，欢快地奔腾起来。

熟睡中的妙妙美丽动人。姬振盛喜欢借漫进屋里的月光凝视熟睡中的妙妙。熟睡中的妙妙像一只柔顺的蜷缩着的小猫，圆圆的脸蛋如一团凝乳，在暗夜中闪烁着仙女似的圣洁之光。她身上散发出香喷喷的奶味。妙妙白天常常玩得污垢满身，汗流浹背，但她永不沾汗臭，只散发奶香。晚上用檀香皂把肌肤洗得干干净净，天然喷香的奶味仍透过浓郁的檀香味而飘散出来。那黑得发蓝的头发永远洋溢着一股新鲜的草丛的芬芳，叫人想到春天的绿油油的田野。妙妙静静地睡着，均匀的呼吸声带着柔嫩的气息轻轻地荡涤着屋里的空气。对于姬振盛来说这是一支美妙动听的生命小夜曲。他贪婪地捕捉着一串串色彩斑斓的生机勃勃的小音符。那旋律是清脆、果断、动人的。

有时他暗自庆幸，幸亏阿芳没有把妙妙带走。否则他真不知自己如何度过那些苦难的日子。

白天只要一有空，姬振盛就会带着妙妙到外面走走。

一天，姬振盛蹲在村前池塘边的一块大平板石上沉默，女儿妙妙就站在他身边。他一手携着女儿纤细白嫩的手，一手夹着丰收牌香烟。一圈圈蓝白色的烟雾从他嘴里喷出，在他脸前缭绕。

这时，有几个多事的婆娘聚在巷头议论：

“嘻嘻，姬支书在想老婆啦！”

“说不定很快就会有骚女人追上门来啦！”

“不过，他也怪可怜的，在男人气最旺盛的时候，打光棍让他怎么过啊？”